

《老子故里 古城鹿邑》序

王中江

由珍贵的格言、妙语、警句和训诂构成的《道德经》，言简而意味深长，质朴而充满哲理，直言而道破天机，奇谈而顺理成章。对于成为哲学家的大多数人来说，五千言实在是太多了。然而，老子就是以有限的五千言，成了哲学高级智慧的长老，成了道家的创始人和道教的教主。

在中国经典注释的历史中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是被注解最多的经典之一。人们可以写出一部很大的老子学说史，也可以提出一个老学解释学。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后，老子《道德经》又成为彼此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。世界上的老子研究者和爱好者，将《道德经》翻译成了不同的语言，其版本不计其数，围绕老子展开的探讨层出不穷。人们可以写出一部《道德经》翻译史，也可以写出一部老子思想的世界传播史。

老子的哲学、智慧和精神已成为中

国和世界文化的共同遗产，人们广泛学习、研究、传播老子的智慧和精神，没有边界。老子作为一位历史人物，对他的研究是历史学的一部分——包括他的出生地、生平事迹、著作和思想。在此，海内外学界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老子学。这也没有边界。

老子确实很特殊，他的著作篇幅虽短小，但魅力无穷；他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，历史上有关他生平事迹的记载也非常少，人们很难完整地了解他的经历和活动。但难得的是，在历史上有限的记载中，人们还是能够了解到老子的部分生平事迹，比如他的出生地。《史记·老子传》记载说，老子出生于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。

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地名多有变化，不少地域的治所归属也屡有变更，但一个地方本身不会迁移。据唐司马贞《史

记索隐》记载，春秋时苦县属陈国，楚灭陈国后属楚国。其后其名称和归属也有变化。苦县今治所为鹿邑。厉乡又作“濑乡”或“赖乡”，为音近而借。厉乡现位于鹿邑县城东太清宫镇一带。曲仁里为厉乡之下的一个基层组织。

东汉桓帝时陈相边韶的《老子铭》，是历史上老子的第二个传记，它是刻在石碑上的碑铭，收录于洪迈所著的《隶释·隶续》。其中记载老子原为相县人。后“相县虚荒”“今属苦，故城犹在。”苦即苦县。根据史籍，桓帝好黄老。他不仅梦见老子，在宫中祭祀老子，还在苦县建祠，先后派遣大臣到苦县祭祀老子。《老子铭》记载：“延熹八年八月甲子……梦见老子，尊而祀之”。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记载：“桓帝即位十八年，好神仙事。延熹八年，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。九年，亲祠老子于濯

龙(宫)”。《后汉书·孝桓帝纪》记载：“八年春正月，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，祠老子”；同年十一月“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，祠老子。”东汉老子祠在唐宋时称太清宫。经考古发掘，考古者在鹿邑不仅发现了唐宋时期祭祀老子的太清宫遗址，还发现了西周大墓长子口墓。这都说明原来的苦县所在即今鹿邑县所在。

鹿邑县老子文化研究发展中心所编《老子故里 古城鹿邑——关于老子生地文献资料汇编》，分上下两本，既收录了历史上许多文献对老子出生地和生平的记载，也收录了近现代和当代著述中对老子出生地等的研究，呈现出了有关老子出生地的重要记忆，资料翔实，涵盖广泛，足以帮助人们准确地认识老子的出生地等生平事迹。

承编者之意，今略述老子其学、其书和出生地，是为序。②8



植根现实大地 舒展精神天空

——杂议晴月小说《相伴》

汪兆骞

大约是我撰写《民国清流》期间，埋头浩瀚卷帙，寻觅历史真相之时，多年朋友刚调入线装书局当总编的王利明，带着一位女士来到我凌乱的书房，介绍说，这位是河南周口的女作家晴月，然后捧上几本她已经出版的书，并一部《相伴》书稿，让我看看成色，并予以推荐。闻此，我忙向利明表示，老夫已退隐文学江湖数年，闲梳白发对残阳，孤烛一盏著文章，早已无暇再操给人做嫁衣裳的老营生了。于是，双方都陷入沉默的窘境。倒是我自己忽忆起老子的“既以为人已愈有，既以与人己愈多。”之古训，一时心里竟生出惻隐之心，便道，倘若不急，暂将书稿放我处，一有时间必将拜读，再做打算。气氛开始活跃，脸上都泛起笑容。

客人走后，又不免有些悔意，明明写作任务繁重，不该分心旁骛。但君子于其言，无苟苟而已矣。放下《民国清流》，细读《相伴》。其格局、气度虽显局促，但艺术上却独辟蹊径。作者以罗小凡们一群年轻人成长的故事为视角，摄取人心的世态跌宕起伏，人生的卑微困窘和清明淡定，青春的蓬勃生气和梦想躁动，都表现得质朴细腻。特别是小说从没有人间传奇的烟火里，表现人间万象的庸常琐碎，直击芸芸众生的痛处。更可喜的是笔墨直抵命运深处，发现平凡人物的人性光芒和灵魂绚丽。不过也有不足。小说缺失对生活复杂的理性沉

思，及对客观世界进行形而上的追问和富有哲理的表达，难免轻浅苍白。但较之那种缺乏耐心的解构，“过于正确和急切的叙事”，还是要真实深刻得多。君不见此类作品，其面目无论多么喧嚣和璀璨，都不过是现实的“赝品”，既未创造新的空间和时间，也无新的现实和现实感。晴月的《相伴》却一端植根现实大地，一端舒展精神天空，这正是她及作品的希望所在。

当时，我曾将上述感觉形成文字，并《相伴》书稿推荐给一家出版社的朋友，希望助年轻作家一把。但出版社最终爱莫能助。我想，既有作品的局限性，也与出版界不少禁忌有关。

作家遭遇退稿，乃平常之事。我的朋友阿来之《尘埃落定》，就曾被几家出版社坚决退稿，这并不影响其后来荣获茅盾文学奖。

老夫编辑生涯，更是退稿无数。历史小说家凌力，因《星星草》名噪文坛，她后将另一部长篇交我，考虑没超过《星星草》，只能退稿。老作家萧马在《当代》发表小说《钢铎将军》名满天下，其爱女严歌苓曾把小说寄给我，我没看中，也退了。后来她照样成了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名小说家！因非文学因素，我还曾不得不忍痛割爱王朔的《我是你爸爸》《动物凶猛》，还奉命远赴龙口，婉退好友张炜的《九月预言》，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在文坛取得显赫地位。

审美和判断文学作品，是个复杂的审美过程。只要不藏私心杂念，偏执于个人癖好，内省无疚，夫何忧何惧？君不见“屈平岂要江山助，却是江山遇屈平”（李颀《赠兴》）。不是因编辑的发现，才有平地响雷“绿水青山知有君”的作家，而是因为有了作家的锦绣文章，文学才能不废江河万古流。

是金子总会发光，不必陷于一时被发现或养在闺中没人知的乐忧。智莫大于阙疑，行莫大于无悔，认准文学之路，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有人诘问：“人间世，算谪仙去后，谁是天才？”倘若你有足够自信，你就应敢回答：“李白之后，舍我其谁？”

与晴月交往日久，彼此相识益熟，少不了商榷文学，探讨创作。为此，她还曾要执弟子之礼拜我为师，以示尊敬。余以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”《孟子·离娄上》拒之。当暮气爬上眼角眉梢，忙白了头，退休归家，过上“草色人心相与闲，是非名利有无间”（杜牧《洛阳长句二首》）的惬意日子，特别是晨钟暮鼓，花开花落，伏案著述间，脾气变得乖张，挟取笔端风雨，快写胸中丘壑，浩歌狂语，任由天性。七卷本《民国清流》相继问世，旁观者难免拍手笑疏狂，原本就想为自己生命留下雪泥鸿爪，为自己的见识思考存下文字，只图个灵附痛快，疏又何妨？狂又何妨？这样的坏脾气岂敢收徒传道？

刘颢有“情往似赠，兴来如答。”还是作文友为好。唱和吟诵之间，吐纳胸中块垒，卷舒世态之色。作文者情动而辞发，观文者披文以动情，相互扶持，彼此进步，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支春”“高山安可仰，使此揖清芬”。端是快乐无穷矣！

后来《相伴》有了下文，晴月以微信告知我，郑州的一群文友，读过《相伴》之后，甚觉亲切与好看，纷纷主动义捐，并已找到出版社出版，希望我为之写序。尽管明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说“人之患在为人序”，但序者，作“叙”或称“引”，对原著作个点详而已，何“患”之有？老夫欣然允诺也！

老夫读过《相伴》，深知晴月的文友们从《相伴》中看到了自己复杂而漫长的人生隧道，以及生存的悖谬和人性的划痕。那里有他们失落的青春和梦想，有他们说不尽的快乐酸楚的浮世情怀。

“事如芳草春长在，人似浮云影不留”（辛弃疾《鹧鸪天》）。《相伴》正是许多人命运的一面镜子，那里有他们人生的霁月风光，高山流水，诗意和乡愁。他们慷慨解囊挽救一部无价值的小说，正所谓直己而行行道者，好义者也！其义重重于金玉，暖如锦帛。君子之怀，蹈仁义而宏大德。老夫深为感佩，向这些朋友致敬。

才疏学浅，有谬误离题之论，方家晒可也。是为序。②8

切：大家加把劲儿呀，咱们来打夯呀。打夯要打好呀，打好才结实呀。抬要一起抬呀，落要一起落呀。用力抬起来呀，一夯一夯排呀。该走一起走呀，该抬一起抬呀……不用说，那“打夯歌”也成为我接触民间文艺、走上写作之路的第一步。正是因为发扬了打夯精神，一步步坚实地走下去，才为自己打好了语言功底。由“打夯歌”而“小人事”，由“小人事”而《水浒传》，由《水浒传》而……书越读越多，基础越打越实。这“打夯歌”的筑基之功是无论如何也埋没不了的。

窗前独坐，听风声鸟鸣，看花开花落，回忆往事，历历在目。忽然间，脑中闪过一道灵光：在新时代，新征程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国路上，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与付出不就是一根根“夯绳”吗？如果我们的“强国梦”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高楼大厦，我们每个人只有拉紧手中的“夯绳”，在党委和政府“打夯号子”的指挥下，把“强国梦”的地基夯实筑牢，大家“该打一起打”“该抬一起抬”“一夯一夯排”才能真正筑起“中国梦”“强国梦”这一高楼大厦！②8

《砚边拾趣》趣无穷

——评杨育夏先生的诗书合集

张放涛

诗书合集，顾名思义，是包括诗、书两层含义。书中有诗，诗中蕴画，画中嵌书法。初读是诗书合集，细琢却是容含着诗趣、书趣、画趣等众多趣味。更何况育夏先生的诗作善于形象描写，往往一两句简短的描述，便活灵活现，跃然纸上。难怪我趁放假在家休息，找来《砚边拾趣》研读，不足 200 页的诗书集，观赏玩味三四天，仍感余兴未尽，概因余味无穷也。

首先是杨育夏先生的诗词魅力，既有形象又有哲理。先生学养丰厚，知识渊博。对于汉赋、晋文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乃至晚清小说等无不通晓。对于国学发展史、文学史、书画史，他也了如指掌。至于国学经典，名诗、名词、名赋更是熟记于心。同时，杨育夏先生还创作了不少古体诗词、赋、对联，如《品茶赋》《习酒赋》等数百篇。特别是《品茶赋》，短短 303 字，把我国茶的形成、产地、颜色、形状、味道、性能、作用等说得清清楚楚，头头是道。且文字优美，读起来朗朗上口。

杨育夏先生出生、成长在中原，工作在河南，对中原的悠久历史、灿烂文化有着更深的了解。对于家乡的一花一木、一虫一鱼等等，无不怀着深厚的感情，不是蛮有兴致地描叙，就是恣意纵情地歌颂。如他到家乡的黄泛区农场观赏桃花，写了《追春》一诗：人面桃花古今传，风流情怀世间同。黄桥桃花千姿美，泛区春色万种情。少年男女争赏春，耄耋老人结伴行。老夫无缘追春去，桃花可爱夕阳红。

二
欣赏杨育夏先生的书法艺术，更使我眼睛一亮。杨先生真正练习书法是从退休以后开始的。他曾数十次临写王献之“玉版十三行”和王羲之、钟繇的小楷，后来又临写明代大书法家文徵明的小楷，再后来又临写了魏碑楷书。杨先生的行楷书写得流畅委婉，生动活泼，就得益于他练习书法的路子对头。他的楷书既有“二王”的风骨，又有魏碑的神韵。杨先生认为学习书法没有捷径可走，方法对头，勤学苦练，仅此而已。杨先生从决心练书法之日起，就把自己关进书房里，谢绝一切应酬，远离世俗名利，甘于寂寞，读碑帖，勤书写，把心思用在书法的基本功上，用在书法的继承创新上。在他开始学书法的前七八年，从不外出参加书画展览活动。即使现在

他的书法成就被大家公认，也从不刻意宣传自己，更不会主动炫耀自己。多年来，很多朋友动员他在省会、京城举办个展，他总是不置可否。杨先生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作品说话是根本，传统之中求创新。雅俗共赏接地气，何用润格来唬人。”他在《学书随想》一诗中写道：“书追秦汉是古训，汉字堆中倍求真。篆隶当酒每醉我，艺苑放展赤子心。”
三
杨育夏先生终生任教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《砚边拾趣》出自他这个教授之手，该书充满正能量，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有着强烈的爱国爱家情怀。杨育夏先生首先把《屈原列传》《苏武传》精心书写成行楷书长卷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他对屈原和苏武的爱国行为是多么崇敬。1997 年，香港回归，育夏先生赋诗写道：“游子盼归四百年，东海扬波奏凯旋。华夏文明春不老，金瓯补缺月长圆”。杨育夏先生创作多首关于家的诗，写到家的幸福，也总不忘感恩国家和人民领袖。如《家和万事兴》一诗：寿高儿女孝，家和万事兴。城乡皆如此，国安民泰平。

有着高远的志趣和诚朴的助人为乐精神。育夏是教授，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是学者。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，培养的人才社会、国家的最大财富。再说，他所拥有的知识、智慧、技能也是一种财富啊！就说书法，很多人索要他的书法艺术作品，他从来没有提过报酬，更没有像有些人为自己的作品定出润格价码，把书法作为发财的资本。他对亲友、同事、熟人，往往是有求必应的。几乎每年春节，他都积极参与义写春联活动。杨育夏先生是否拥有高位、大款、厚业姑且不说，但他确实做到了具有情趣、大节和厚情！强烈的家国情怀就是大节，人间大爱的情怀就是大节，有着“大家都来创和谐，世界越变越美好”的情愫就是大节。

《砚边拾趣》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。它是本精美的诗歌集，是本高雅的书法作品集。《砚边拾趣》就其内容而讲大多属于记游，所见所闻，有感而发，信手拈来，浑然天成。其文体形式多姿多彩，诗、词、赋、联、文皆有，使人开阔眼界，增长见识。所以，即使不是诗人，不是书家，也应到砚边寻趣。可以说，男女老少开卷有益，雅俗共赏，各取所需。《砚边拾趣》，真的是趣味无穷！②8



李硕 摄

《特色文化品牌周口作家群》出版发行

本报讯（记者 吴继峰）日前，我市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任动所著的《特色文化品牌周口作家群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。这是我市第一本专门研究周口作家群文学创作规律，展示周口作家文学创作成果的专著。

本书作者任动，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任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。曾获河南省文明教师、河南省高校系统优秀共产党员、周口师范学院教学名师称号。近年来，任动致力于周口作家群研究，在《文艺报》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等报刊发表关于周口作家群研究的学术论文与文学批评 100 多篇，策划周口作家群研究活

动多项，并在周口师范学院主导开设了周口作家群研究课程。

周口是文学创作大市，长期活跃着一大批创作精力旺盛、创作成果丰硕的作家群体，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，周口作家群被誉为享誉全国的特色文化品牌，是周口市的一张靓丽名片。如出生在周口，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刘庆邦、邵丽等，活跃在本市的著名作家柳岸、钱良营、李乃庆、邵超、阿慧、尉然、宋志军、申艳等。本书共分九章，近四十万字。涵盖了三十多位作家、诗人近年来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各方面创作的成果及特点。一书在手，尽睹周口作家群的风采。②8